

南货店



[南货店 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张忌

出版者:中信出版集团

出版时间:2020-7

装帧:平装

isbn:9787521717693

用一家南货店，盛放下整个世界与时代

甜点。腌货。干果。海味。

窗棂。灯笼。招牌。算盘。

泛着光泽的旧物之下，是我们曾以为牢固的生活。

【内容简介】

小说用干净素朴的南方方言，以南货店为背景，勾勒出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极具烟火气的江南城镇生活图景：美食器物与俗世日常、世风升降与人性明暗……是乡愁般的“古典中国叙事”在当代的回响。作品以中心人物南货店店员秋林的生活展开，串联起供销社系统中的人物故事。老师傅的生意经，卖豆腐老倌的人情温暖，男女间的荒唐情事，父子之间的冷漠关系……生生死死和命运沉浮。时代激荡，人们轻声慰藉，柔弱却坚持着价值的底线，坚持不可或缺的爱与尊严。

【名人推荐】

小津安二郎如果动手写小说，大概就是张忌这样吧。

——毛尖（作家、学者）

《南货店》看似由消失一匹布的悬念来开场，其实张忌开门见山。小说中各色人物登场，每人心志、旨求各不同，就好比风从四面八方吹来，万状而无形；然而风行草偃，作家希望从草迹、麦浪、波纹里看出大致齐整的风的姿态，那就是由马师傅体现的、流贯于民间大地、务实低调而又灵活多变的实践智慧，这是《南货店》的根基。

——金理（评论家）

南货店那种小的、琐碎的、日常的乃至贫贱的物质聚散地，也许正能落实张忌对世界的理解。他并不关注轰轰烈烈的事物，世界在他眼里，不过是由那些无数的小物事、小日子构成的，那才是张忌眼中世界的本质。用一家南货店盛放下整个世界与时代。

——弋舟（作家）

张忌用犀利的笔法，从容的叙述，勾勒出了一幕幕俗世生活的场景，将一群普通人窘迫的生存方式、情感纠结和现实困境，做了生动的由表及里的描画。

——《人民日报》，“人民文学奖”授奖词

作者介绍：

张忌，1979年生于浙江宁波，小说家，人民文学新人奖得主，首届京东文学奖得主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出家》《公羊》和短篇小说集《搭子》等。

目录:
第一部
第二部
第三部

创作对谈：在无差别的世相中体恤众生之千姿百态
· · · · · (收起)

[南货店](#) [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小说

中国文学

张忌

文学

2020

中国

中信 · 大方

中信

评论

小说的前半部分像块璞玉，灵动隽永，充满江南意蕴。其中最熨帖的是各种吃食，一碗光面、一杯豆浆、半斤饼干、一斤白糖都被作者描绘得妥妥贴贴仔仔细细，让人想起童年的小镇，徒增惜物之心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情与厚意，都在这些简简单单的食物里了。

至于小说的后半部分，有点浮有点俗，但这就是时代本身的气质啊。

以文度人，我想作者应该是一位说话款款的老先生，温厚、冲和，文质得可爱，悯恤地写旧时光，让人感慨果然从前的日色变得慢。但变得再慢，日色仍是变了，琉璃世界的

水膜渐渐生出锈斑。在大时代的碾磨下，秋林虽是那样弱弱地活着，却仍然显出些许“冥顽”，他会觉得许主任变得不像从前的他了，会为鲍主任的下流感到难堪，也会跟杜英说镜中的自己变得陌生…小说配角时常让我意外，吴师傅，齐海生，鲍主任（实在没想到他竟是最潇洒的人）…还有许多让人感念的“善”，钓鱼老人，杜尔，胡妙…齐清风父子属实心痛，秋林母亲的隐瞒也令人落泪。作者讲述的口吻轻轻腔，但几十年写起来却是毫不拖泥带水。尤其后半本，现实的铁丝迅速织拢，结成一张难以脱身的网罟，无论什么棱角都被磨平。人生百态，世情浮沉，忽忽过眼，最终也不过是一封悼词上无人在意的几行字。

书后弋舟和张忌的访谈非常棒，就像在书中小店旁边的小酒铺相谈甚欢，如烟梅雨，一蓑江南。有的书凭的是煎炒烹炸，有的书靠的是生猛海鲜，张忌的书是盐水毛豆就黄酒，好这口的人才会做朋友。书名《南货店》就带着这种隐隐的个性，那是江南特有的风景，象牙小秤、紫檀小算盘、传统点心、白酒酿……这注定是一本写给自己和一小部分人的小说。叙事线时间轴选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，真正市场经济的狂欢马上登场，旧时的布景还未完全褪色，风味人间不是张忌的选择，人间烟火也不是他的本色，你我这样普通人的平凡一生才是《南货店》关注的生活。所以，这是一部标准的“慢小说”，张忌不厌其烦地细致描写每一件“物”的数量、成色、质地以及人们在取用和称量它们时的安静和耐心，因为他明白，总有人会选择同样安静而耐心地度过波澜不惊的一生。

评分哪里值这么高，怎么豆瓣图书分也通胀得厉害？当秋林离开南货店后毫无预兆地滑向乡村官场小说，想起来第一部分的老倌米粒这部分就奇奇怪怪的。

直至今日，自然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小传统里似乎才迎来了它的荣光。金宇澄曾慨叹道，中国的文学似乎一直缺乏一个漫长的自然主义传统，好让文学能够在技艺的耕耘里深深地沉潜一段时间。现在我们看到了《繁花》也看到了《南货店》，看到了某种“中国的自然主义”得以生发的可能。而特别地，《繁花》和《南货店》里的自然主义，又勾连着那个从《儒林外史》到《海上花列传》的漫长的世情小说序列，根柢上还是在乎对“人”的理解和关切。张忌的小说深深地潜入了那绵密的日常生活之流，又轻盈地出入于南方小镇生活背后那些变动的历史的褶皱，“小”与“大”之间，开口适宜、合度，而那个站在一旁观看的、不动声色的作者立场，几乎很少干预小说的叙事，使得小说琳琅、丰盈的细节，也有一种值得信任的贴身感。

已经读过电子书稿。这本开阔复杂多了。张忌值得期待。

《南货店》给人一种迷惘感，这种迷惘不是伤感，也不是怀旧，而是一种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突然迷失坐标的局促与为难。就像鲍师傅说的，“我们这一代，都是从计划经济时代一脚迈进商业社会，但什么是计划，什么是商业；到现在许多人还是搞不清楚。”这句话太到位了，今天的读者看来，这仍是一个绵延的历史难题。作为渺小的个体，能

在时代的转折中温和而体面地活着，就是莫大的幸运了。

年度现象级华语小说。用家乡话念，不时笑出声。

这是一部小说版的《一一》当代版的《金瓶梅》，以不动声色的笔触描绘着生命中细碎的残酷与柔软，在陈旧的杂货铺中编织绵延的乡愁与命运的细线，前半部分闪烁着年少时脆弱而忧伤的渴望，后半段充斥着成年人之间的庸俗与无奈，冷眼旁观的方式写众生的底色与生命的本相，作者试图拨开一个人的纷乱的生命史，去发掘一种怀旧而雅致的情感，从而激发读者在时间中面对善与恶之间的孤独与残忍、善良与彷徨。

前半部分写得特别好，利落练达的人、事，乡情，带有作者一贯的慈悲心，凡事包容。但进入市场经济的时区，叙述一瞬间失了灵气，老气横秋的文字状态伴随着文中“我”的人到中年，一同到来。发现一个现象，这种人物成长型小说普遍写不好后半部分，《平凡的世界》、余华《兄弟》等，都是穷苦年代活灵活现，真进入了活灵活现的年代，作者倒又板了起来。由此又衍生出一个问题：究竟以何角度写繁华？能想到的最好的例子是红楼，或张爱玲的几篇，金瓶梅也好的。许以荒凉心态写繁华，正负相抵，烈火烹油。以繁华心态写繁华，正正相加，倒显得累赘。

看的是收获版，前半部分惊艳，故事情节娓娓道来，几个人物转场竟有些悬疑的味道，看到罗生做苦力然后被父亲顶职去南货店，性情突然大变，这剧情编排的毫无准备，太突兀了，后半部也就没了兴致，匆匆翻完，即是俗套。

在杂志上先读为快了，是今年很不错的小说，故事跨越中国短二十世纪的最后岁月，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文革和改革初期的民族志。到了80年代后的一些理念上的问题，我觉得可能目前仍然是难以避免的，但个人感觉，这就是试图突破障碍的一小步。

前半部写南货店，清清爽爽就蛮好，有趣耐看，后半部非要写到供销社，应该是想升华，却越写越俗套，渐渐沦为故事会画风。整部小说几乎没用写作技巧，全是平铺直叙，出场人物没个详略，个个都写，还要写到底，实在没必要。再说秋林这个人物，一路顺风顺水平步青云的根基是什么？从南货店出来突然就能说会道了，当了文书突然就会写文章了，当了经理突然就会做生意了，总觉得立不住，像个意淫角色。或者如书评所说，只是一个“影薄”人物吧。

从《出家》到《南货店》，张忌完成了一个小说家“向上走”的关键一步。《南货店》比《出家》的体量更大，但阅读的过程，丝毫不觉得冗赘和臃肿，反倒生出一种不动声色，又入木三分的俭省和克制。这是张忌的小说“法度”，从民间（地方风俗、衣食住行、方言等）和古典小说（白话文、章回体小说）中盗取火种，再点燃成为一堆哔啵有声的篝火。《南货店》随人（物）赋形，这得益于《儒林外史》《金瓶梅》的滋养，这意味着，它从人而非故事出发，人是这部小说得以存在的地基，故事于是借了人而生长，在枝蔓处见天地，见众生。谢谢张忌，作为写作者，我在这部小说中习得了许多做小说的门道。

不浮躁

人情细节写得很妙，但没了主心骨的长篇总觉得少了点什么

用转轨时代矛盾心理的“旧瓶”，装入《繁花》式风物和习俗描写的“新酒”。前半段对于1970年代宁波地区的城乡日常，暗流涌动上掩盖的小确幸心态，抓的比较到位，应该和作者个人经历有直接关系。后半段描写“后浪推前浪”的时代变迁和人物命运流变，虽然格局更为开阔，但内容就和深圳、浦东类闯荡小说逐渐类同，本身浓郁的乡土色彩，反倒是有些寡淡了。

你读的时候就感觉这一定是个很馋的吃货写出来的，奇货可居的年代，什么都看上去无比好吃，老酒，饼干，桂圆，红糖，汤包，糯米粽，蛋花汤，米糕，银耳……一来二去的交易和日常营生，背后是众生相，不能言说的宿命感，有种小津电影的气质。

很多个工作日早上，在《南货店》的文字里走神。时空穿梭到江南小镇，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人，依次登场，出现再离开。一辈子就过去大半，终究都落入命运的覆雨翻云手。

[南货店 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张忌又出长篇了，这一本比前头的《出家》厚上许多，可以说是某种真正意义的长篇：走向某种勾连几代人命运的史诗，走向某种即将完熟的巨著。

打住。大词都不适合张忌。如果他有心去写大时代大命运大人物，那这个书名就不会如此烟火简朴：南货店。像开在出门的一转角，开在尚未被...

[本文原载于2020年[7月15日澎湃新闻·文化课]

紫檀的算盘，象牙的秤。热腾腾的豆浆，喷喷香的油豆腐……张忌新作《南货店》的开篇便是烟火气十足。

在这部长篇小说里，已然淹没在岁月长河中的供销系统南货店再度焕发光彩：店里伙计会“玻璃瓶里抓小糖”，一把抓下去，想抓几粒便是几...

2020年新春伊始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几乎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，被动的蛰居生活让人们获得了更多独处的时间。张忌创作《南货店》已经两年，正是在如此特殊的时期，他进入了小说收尾阶段。突至的疫情触发了他对生死更深远的思考，使得《南货店》的结尾格外回韵悠长。小说用干...

[本文原载于2020年8月1日中信大方公众号。]

《风味人间》的大火又掀起了一阵国民美食热，有人说它拍出了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，还触发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。但也有人诟病它用拍AV的模式拍食物，强行比喻，画面过于华丽而缺少烟火气。该怎样评价影视镜头里的美食“书写”呢？什么样...

什么是“南货”？古时候，走商把南方的货运往北方，再把北方的货运往南方。这样南北穿梭，赚取中间的差价。钱泳《履园丛话》中记载：“苏州有孙春阳南货铺，天下闻名，铺中之物亦贡上用。”一间南货店，可能蕴藏着许多地道的江湖风物。

2020年张忌全新重磅长篇《南货店》，就讲...

[南货店 下载链接1](#)